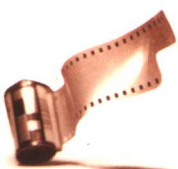


影视·漫笔



“一百年的电影道路，一百年的沧海桑田。中国历史在一百年里演绎了多少纷繁复杂，中国电影便在一百年里留下了多少纷纭的光影。

经过百年风雨的洗礼，中国电影成就斐然，进步显著。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正发出铿锵有力的足音。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百年来，中国电影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审美特征，为世界电影做出了独特的文化贡献”。



YINGSHI MANBI



影视·漫笔

吴学明◆著

Y

J105.2

1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视·漫笔 / 吴学明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207-07206-6

I. 影… II. 吴…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②电视影片评论—中国—文集 IV. 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721 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李 珊

装帧设计:张 涛 张 娟

电脑制作:墨彩艺铭工作室

影视·漫笔

著者:吴学明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发行电话:(0451)82329930 (0451)82317541

电子邮箱:migrant33@yahoo.com.cn

网址:www.longpress.com

印刷:绥化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插页 4

印张:18.75

字数:300 000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07-07206-6 / I·971

定价:4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与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合影



在办公室偶有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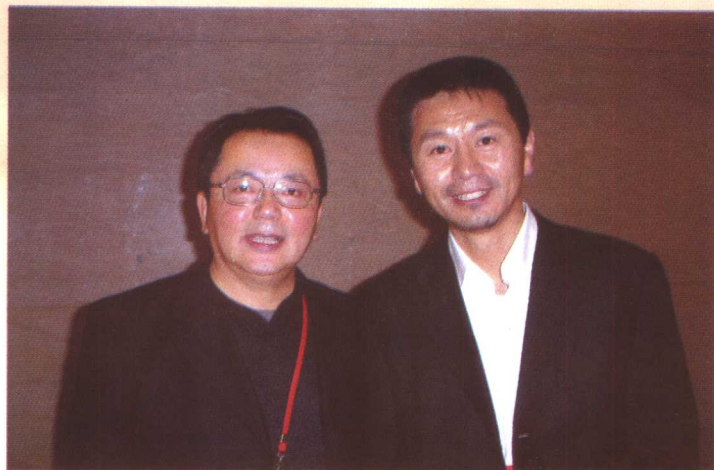
与著名电影演员
唐国强合影



与香港凤凰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窦文涛、
佳佳同台欢乐

与著名电影演员
陈道明合影





与著名电影演员
吴若甫合影



与香港凤凰电视台著
名主持人吴小莉合影



与著名电影演员
张国立合影



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秦怡合影



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王晓棠合影



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田华合影

梦，从这里开始

——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演唱会联想

（代自序）

电影那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与生俱来的神秘色彩，对我有摄魂般的诱惑。电影插曲激动人心的优美旋律和饱含的深情，曾经无数次感染和激励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的春秋寒暑与电影及电影音乐相伴。童年的我，曾被梦幻般的银幕吸引得“飞檐走壁”；青年的我，美妙插曲让心境浪漫飘逸。中年的我，观赏和评论影视剧竟然成了难以割舍的情趣。电影融入了我的生命。

逝水流年，大半辈子，我一往情深地苦苦热恋着我的“梦幻情人”——影视剧。对电影、电视剧的痴情和专注，使我轻蔑和远离了许多世间的琐碎和博弈。在电影这个梦幻世界，我可以自由的遥视海阔天空，神游天南地北。她曾给我的温情久久不能忘怀。我甚至担忧，这辈子能目睹她那靓丽容颜的时日还有多久？这杞人忧天的莫名，使我体验到了痴迷。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五个年头，伴随着金秋那沉甸甸的脚步，迎来了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经过了多少代电影艺人的艰难跋涉，如今，中国电影承载着金灿灿的果实，创造出无数个令人瞩目的辉煌，以其夺目的艺术成就饮誉华夏。一批优秀的国产影片和电影导演、演员摘取了诸多国际电影大奖。电影《开国大典》、《大决战》、《生死抉择》、《横空出世》、《红河谷》等优秀影片如雨后春笋，《英雄》、《十面埋伏》、《功夫》、《无极》等一批国产大片在亚洲和北美市场屡创票房奇观。中国电影导演和表演艺术家们，奉献给中国电影百年诞辰的艺术珍品是丰厚而璀璨的。

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庆典活动这一恢弘交响乐章的一个音符：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黑龙江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演唱会”，在北国冰城哈尔滨拉开了帷幕。那些曾为

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云集北国。

我以仰慕的心情会永远记住参加这次盛会的著名艺术家：中国电影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谢铁骊；中国电影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田华、王晓棠、于洋、王心刚、庞学勤、谢芳、于蓝、扬静、梁音、黄婉秋、陶玉玲、刘世龙；中国著名演员：祝新运、岳红、艾丽娅、姚鲁、阎青妤。

为了使庆典更加隆重火爆，中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郑绪岚、朱明瑛、王玉珍、胡松华、任桂珍、单秀荣、叶佩英、张目、邓玉华；著名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台湾著名歌星齐豫、香港著名歌星林子祥、海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胡宝善；中国著名作曲家赵纪平、徐沛东；中国著名指挥家尹升山等众多的中国著名指挥和声乐艺术家也前来祝贺并亲自登台表演。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2005年9月20日。黑龙江电视台2800米演播大厅灯火辉煌，各种色彩的巨大光柱交相辉映，电视大屏幕衬景和现代高科技装备起来的演出舞台，在流云似水般激光图案的闪烁中，构成了梦幻般奇妙的立体空间。中国电影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首先登场，年轻的舞蹈演员们为她翩翩起舞。充满激情的乐曲在演播大厅内回旋，2000多坐席上绽放着兴奋和欣喜的笑脸。曾经为中国电影创造辉煌的老艺术家们相继登台演唱。他（她）们虽两鬓添霜，曾经令人倾倒的靓丽和英俊面容现已刻出沧桑岁月的印痕，可精神依然丰铄！

我作为主办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有幸坐在前排的好位置，可以清晰地观看这些令中国观众仰慕已久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我专注地欣赏着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细心品味着那些我所熟悉的电影插曲。艺术家的歌声和表演，荡起我久久的遐思。此刻的我，梦幻般地享受着半个世纪时光流逝的奢侈。

美妙的旋律和悠扬的歌声，在不经意中，慢慢地把我带到了阔别多年那久远的年代。

在中国，像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从孩提时就是看着他（她）们的电影，唱着影片中的歌曲长大的。对于酷爱电影的我来说，每一部电影，每一首电影歌曲，都有一段铭心刻骨的故事。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喜欢看电影。上小学时，我放学回家后，和一个小小朋友商量看电影。可我俩都没有钱，（那时看一场电影才两毛钱）。怎么办呢？我暗自到电影院周围观察，看有没有可能溜进去。一天，“黑龙江电影院”放映电影《英雄虎胆》，我像“小侦察兵”一样全方位地仔细观察了

电影院的四周,发现大宣传板后面的围墙有一个缺口,于是,我和小朋友商定,“今晚咱俩翻墙过去看电影”,小朋友说:“行!”夜幕降临,电影院的四周却灯火通明。我和小朋友悄悄地躲在电影院大墙外宣传板后面。我俩屏住呼吸,心扑通扑通地跳,瞪圆眼睛窥视着周围。可那里总是人来人往。等了好久,我终于按捺不住了,悄悄地对小朋友说:“一会儿开演了,不跳过去就看不着了。”小朋友同意“跳!”我俩就象两只小灰兔,翻墙跳了过去。“扑通”,脚一落地,被值班员逮个正着。“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我是个诚实的孩子,如实地说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肃地批评了我俩。我红着脸,说了一句:“我喜欢看《英雄虎胆》,可没有钱,就跳墙过去了,以后不再这样了。”老师说:“你俩可真是虎胆不小啊!”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跳过墙。可不看电影心里就发痒,找个理由和爸爸要钱买票看。

那个时代的电影,充满了激情。电影中的插曲,充满了深情。影片大多是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这与青少年略带稚气的浪漫情调相吻合,所以我迷恋电影,对电影插曲更是情有独钟。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我最喜欢的歌曲。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部”发来的入学通知书,就要参军到“沈阳军区步兵学校”了,美梦成真,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17岁的少年即将走上军旅生涯。

当时,家里养了几只小白兔。我和妈妈在家乡齐齐哈尔市的“龙沙公园”里给小白兔们采集青草。妹妹拿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蹦蹦跳跳的送来给我看。我接过“通知书”,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因为那个时代考入军校是相当不易的,需要在升学考试中成绩优秀,政治审查很严格,还要进行近似“苛刻”的体检。这三项严格的标准和审查我都顺利通过了。看着“通知书”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并盖着同样内容的大红印章,我俨然即刻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预备军官。

我捧着“通知书”,憧憬着未来的美好,迎着落日的余辉,遥望天边美丽的晚霞,甩开稚嫩的不规则的“正步”,昂首走出“龙沙公园”那如荫的芳草地,深情地唱起了“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恰巧与我同伴同行,“踏上了飞驰的列车”,来到了“沈阳军区步校”。

我们这些军校学员先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某部锻炼8个月。军队生活具有神奇色彩。站岗放哨、走队列、打靶、野营拉练、紧急集

合。那个时代军事训练的要求十分严格,叫做“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训练近战、夜战,二百米过硬,刺刀见红”。当时和我们一起到那个部队锻炼的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其中包括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面对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英雄“江姐”的儿子:彭云。

作为军校学员,在野战部队锻炼需要付出更多。因为我们的年龄比那些老战士要小许多。“紧急集合”之后的急行军,是最锻炼军人意志和体魄的。北方的冬季,呼号的寒风卷起晶莹的雪花猛烈地抽打着战士们的脸,部队在旷野的垄沟地“急行军”,我已经走得气喘吁吁。突然,一阵冲锋号响起,部队向“敌军”冲去……

休息号吹响了。我坐在冰冷的土埂上,眼前模糊不清。用手一摸,是汗水滴成的冰柱,倒挂在棉军帽的四周,遮住了视线。低头一看,全身除了棉袄袖子的下半部和棉裤腿的下半截是干的以外,全都被汗水浸透了。忽然,我觉得脚疼,脱下鞋一看,脚底磨出四个血泡。

我犹豫,我彷徨,我思考。我曾经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江姐等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进行心灵的对话。“你们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我受这点苦算什么,我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练意志,作为军人,我永远都不能退缩”。特别是许云峰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铿锵有力地说:“我把自己的生命和永葆青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无上的光荣!”这段话成了我永存的记忆。银幕上的英雄形象和他们的豪言壮语,经常鼓舞我去战胜各种困难,许多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成了我心中的偶像。

军事指挥院校是培养军官的。我所在的大队,专门培养军队无线电台的台长和报务主任。军事训练时,学员们都带上耳机。我带上以后,觉得很美,那是我心中的期盼。

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中,工作在敌占区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李侠,就是带着这样的耳机,向延安不断地发出重要的敌方政治、军事情报。李侠的工作环境十分险恶:敌人不间断地搜索他的发报地点,并进行围剿和追捕。李侠经常改换住所,只能是夜间,在房顶的阁楼上秘密发报。他发出的情报,为我军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李侠在拍发一份十分紧急的情报时,明知敌人已破门而入,他依然把情报发完,面对敌人的枪口,李侠吞下电报稿。他被逮捕时,发出的最后几个字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李侠英勇牺牲了。李侠的英雄形象深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一些小朋友经常围着我，喜欢听我讲故事。我讲的次数最多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如今，我也带着和李侠一样的耳机，怎能不感到荣耀和自豪！

世事难料。没有多久，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中选拔干部”。（那个时代，毛泽东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被奉为最高指示，必须执行。）于是，全军所有培养军官的军事指挥院校被解散了。我们这些从地方考入军校的学员，即将转业到地方。

内心的伤感和莫名的孤寂充满了我的无奈心境。机遇中有挫折相随，欢乐中有痛苦相伴。一辈子军旅生涯的美梦突然破灭了。我和几个战友失落地坐在军校靶场的高岗上，目送着落日，一遍又一遍凄楚地唱着“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转业到地方以后，我被军转办分配到齐齐哈尔日报社，在报社印刷厂做拣字班的班长（那时报纸是用铅字排版印刷，拣字员要把文章用铅字排列好）。因为新华社电讯稿都是夜间传到各家报社，而报纸只有在凌晨印刷，读者才能在早晨看到当日的新闻，因此，报社印刷厂拣字班需要常年夜间工作。我不习惯夜班工作。主要原因是晚上没有时间和精力看电影了。但这也不是脱离夜班的理由啊。怎样才能有个“正当”理由呢？幼稚的我，为了晚上可以看电影，便到医院求医生给我开个诊断证明，说我不适合在夜班工作。医生看我很单纯，也很真诚，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给我开了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诊断证明。

我到了白班的印刷车间。由于满足了心愿，干起工作特卖力气。我学印刷技术很快，不久就能独立操作了。师傅们都很喜欢我。

那时，我才21岁，青春年华，精力充沛。下班后，我便和几个军校时的战友相约去看电影。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看过许多电影，崇拜电影中的英雄，并为影片那勾魂摄魄的故事而沉醉。于洋主演的《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王心刚主演的《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侦察兵》；白杨主演的《祝福》、《一江春水向东流》；秦怡主演的《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田华主演的《白毛女》、《党的女儿》；王晓棠主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虎胆》；王丹凤主演的《女理发师》；赵丹、于蓝主演的《烈火中永生》；孙道临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王玉珍主演的《洪湖赤卫队》；黄婉秋主演的《刘三姐》；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陶玉玲主演的《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刘世龙主演的《英雄儿女》；祝新运主演的

《闪闪的红星》；梁音主演的《冰山上的来客》、《平原游击队》；庞学勤主演的《甲午风云》、《独立大队》、《兵临城下》；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国产影片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岁月的流逝显得格外匆忙，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没有间断，心里充满阳光。然而，这时的中国社会进入了“文革”后期，电影依然是重灾区。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革命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幸而在毛泽东同志的干预下，也拍出了较好的影片《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尽管只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中，我依然对电影“穷追不舍”。记得《闪闪的红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是我在湖中荡舟时经常唱的歌曲。影片《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里边的许多唱段我能唱得“字正腔圆”。

由于我工作积极，好评不断，引起了报社领导的关注。特别是我喜欢看文学作品，又迷恋电影，耳濡目染，渐渐的，写出一些小作品来发表，师傅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刮目相看。

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散文“青年林的绿涛”，那是赞美“龙沙公园”的作品。从军校转业到地方以后，我每天清晨都要到“龙沙公园”里跑步、锻炼身体。公园里有一片松树林。春、夏、秋季，这里满目葱翠，林涛吟诵；隆冬时节，地上虽然白雪皑皑，可松林仍是郁郁葱葱。我不仅常到这里跑步，而且我的初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想而知，我是倾注了许多复杂而美妙的情感写成的抒情散文。那篇稿子发表在本报的文艺副刊上。第二篇写的是“评影片《英雄虎胆》”。我被影片里的英雄人物和险象环生的情节所震慑。于是又写了篇影评文章在本报上发表。或许我的机遇好，或许我的文章引起了本报职工的关注和好评，报社领导找我谈话，把我调到了编辑部。从此，我便开始了五年的记者生涯。

我负责文教卫生报道，写了一些新闻稿。但新闻稿与散文、影评等文学作品的写法不同。我写的新闻稿文学色彩较浓，常需要编辑大刀阔斧地修改。新闻写作逐渐上路以后，我去“东北重机学院”采写了一篇通讯，编辑看了稿子感觉不错，基本未加修改即在本报上发表了。我反复欣赏自己的作品，一种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喜悦，一种超越自我的成功快感萦绕在心头。

即使采访和新闻写作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去“光顾”电影。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是电影这个“梦幻情人”助我一臂之力。影片中的英雄曾无数次的激励过我；对影片的评论是我写作的开始；影评文章的发表

使我“平步青云”,被调入编辑部。我对电影的钟情,是痴迷、是吸纳、是宣泄。每到星期天,我都钻进电影院。

《冰山上的来客》在当时的电影中是情节比较复杂而且比较人性化的影片。我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剿匪战斗中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冰山上的来客》从比较新颖独特的视角,描绘了那场斗争的艰险,展示了我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和所付出的牺牲。影片中的许多情节,至今历历在目;影片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仍记忆犹新。我感动过,所以不曾忘怀。

走进大学的高楼深院,步入最高学府的教学殿堂,对绝大多数中国青年来说,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求。我有幸上了大学,开始了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那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的大学,增加了许多政治理论课程,还要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们广泛接触社会。中文系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通史、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古汉语、现代汉语、写作课等课程。记得我在学校读书时,对文艺理论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大二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兼学校广播站编辑、播音员职务。虽然学习比较紧张,再加上需要参加许多校内活动,有时显得手忙脚乱。但只要学校放映电影,我无一疏漏。寒、暑假回到家乡,到电影院看电影,那是我唯一的享受。

记得有一天,我在家乡的“群众电影院”和女友(现在的老伴)看电影《地道战》,我边看边卖弄自己的“博学”,和女友讲述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真谛”。突然,影院剧场的灯亮了,影片戛然而止。观众顷刻哗然。接着,剧场里的扩音器传出低沉的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讣告: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向全国人民沉痛宣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观众们自动起立低头默哀。渐渐的,抽泣声连成一片。我是在电影院里经历了这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

大学即将毕业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对我比较赏识,系主任找我谈话说:“假如留校两名同学,其中有你;假如就留一名,那就是你了。”我答复说:“谢谢主任。可我的对象(那个时代称女朋友为对象)在齐齐哈尔市,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的照顾,报社领导也希望我回去。我真的不想留校的”。这使系领导些许失望。后来,学校搞“毕业实践”活动,我所尊敬的刘敬圻教授,特意带着学生们到齐齐哈尔日报社实习,顺便了解我的

情况,最后的结论是“他谈的情况属实”。于是,中文系放弃了让我留校的打算。

临近毕业时分的大学校园是喧嚣的。同学们在各显神通,争取有个好的去向。有的希望留校;有的企盼分配到哈尔滨市的某单位;有的干脆说:“只要把我留在哈尔滨,什么单位都可以。”然而,在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寝室,景况却大不相同。我和物理系、数学系、日语系的几个家乡的同学,轻轻松松地喝着啤酒,吃着罐头、香肠、花生米,谈论着未来,憧憬着回到家乡后的各种美好。

突然,一名叫王生民的同学回到寝室和我说:“吴学明,系主任让你到办公室去一趟。”“叫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呗”。我来到了系主任办公室。“吴学明同学,省委宣传部到我校中文和哲学两个系各要一名毕业生,我们经过再三考虑,中文系还是推荐你。我们知道你曾经明确答复过系里,不留校。有关情况我们都和省委的同志说过。他们说,无非是解决两地生活问题,省委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是个困难吧。另外,我们也希望优秀的学生分配到省委机关,这对中文系学生今后的毕业分配有好处。”我当时真的很发愣,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系领导,只是轻轻地说:“主任,我回去思考一下,明天早上答复您可以吗?”“可以。”

我久久地凝望着天上的繁星,这一夜真是辗转反侧,思绪像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不能停下来。慢慢的,我终于理清了思路,该怎么回答系领导,心里有了底数。

“主任,我想好了。我服从组织分配!”

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一干就是20年。前后在新闻处、宣传处、办公室就职。我刚来到省委宣传部时,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干好,不辜负黑大的期望。可这个部门毕竟是黑龙江省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部门,什么都是最高标准的,不仅我要处处小心谨慎,更要尽快具备在省委机关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和水平。于是,我默默地学习着,观察着,实践着。

那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宣传工作面临繁重的任务。我写过对上报道的新闻稿件,写过调查报告、典型经验、社会动态、情况反映、省领导讲话等机关文字少说也有百万余字。

尽管我的工作很忙,但仍然没有放弃在业余时间看电影、写评论。省委宣传部机关每周六下午都要到省电影公司审查新片,这为我日后看电

影、写评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或许我发表的影评文章开始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我被哈尔滨市电影理论研究中心、哈尔滨市电影评论学会聘请为理事。

看电影理当是轻松的消遣,可那个时候的我,看电影是比较累的,不光要欣赏影片,更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去分析、鉴赏和评论影片。每次我看完电影,连夜写出评论,尽快在报上发表。特别是一些外国影片,人物、地点都不易记。比如前苏联影片《没有陪嫁的新娘》,其中的男主角叫“卡朗迪谢夫”。我边看电影,边注意情节,边在脑子里反复地背“卡朗迪谢夫”及其他重要人物的名字。看完电影,立即写评论,题目是“被扭曲的灵魂在悲愤中呼号”。写完之后,投寄报社就发表了。并被《世界电影女神启示录》一书刊载。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内电影市场放映的外国影片也逐渐多了起来。连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居然也在内部放映了。《追捕》是我比较喜欢的日本影片。我欣赏检察官杜丘的坚强意志和秉公执法的风范;我赞美矢村警长那种恪尽职守,不徇私情的品格。影片的艺术表现形式新颖独到,使我耳目一新。

这个时期,电影市场上的境外影片日渐增多。美国、日本、墨西哥、印度、德国、法国、前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朝鲜等国的故事影片粉墨登场。国产影片,更如喷射的万花桶,斑驳陆离,五光十色。中外电影琳琅满目,进军市场的步伐强劲,我有些目不暇接。

国产影片《老井》公演时,曾引起文艺界、电影界和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不仅因为该片作为中国电影首次荣获国际大奖,更为主要的是社会各界对该片反响不一,颇有争议。许多人甚至说,电影《老井》是揭示中国人的丑陋,去博得外国人的欢欣。

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历来见仁见智。影片《老井》有争议也很自然。当人们习惯用政治眼光审视艺术作品成为思维定式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却可以从鉴赏艺术作品的角度,去揭示影片的思想内涵及其艺术特色。于是,我观赏这部影片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写完电影评论文章,题目是《归朴返真的艺术追求》,在《哈尔滨日报》上发表。此文获哈尔滨市电影评论“浪花奖”。

《老井》在观众中掀起的波澜还未平息,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又在观众中掀起轩然大波。对这部影片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看完

影片,自然是心有所得。影片以“红高粱”为表象,用粗犷的艺术笔触展示出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和对自由的渴望,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便提笔疾书,写了篇影评文章,题目是《写意韵味隽永,抒情荡气回肠》,在本省和外省的报上发表。

这个时期,中国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史无前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许多曾被禁演的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文艺作品重新公演。我便如饥似渴地逐一欣赏那些老电影。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坛艺苑呈现出繁花似锦、争奇斗艳的壮观景象。中国电视剧应运而生。

值得欣慰的是,在文艺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像喷薄而出冉冉升起的一轮朝日,她的夺目和耀眼渐渐显露,她所展示的辉煌使中国影视剧如日中天。此时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似乎略微带着冲出藩篱那种野性的芬芳,犹如“百花斗艳”。

一部能够使万众瞩目的电视剧《渴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壮观景象。每到播出时间,几乎中国大陆上所有的人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我深深地被剧中人物宋大成、刘慧芳的真诚、友善、淳朴、忘我的崇高品格所倾倒,剧中的歌曲“好人一生平安”、“渴望”是我一生中最长久的喜爱。于是,我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评论,在省委宣传部的刊物上发表。为了寄托,也为了追忆。

看电影,写影评,是我的嗜好。即使在很特殊的时期,我也从不间断。

1992年,我作为省直机关的副厅级后备干部,被选派到黑龙江省的五常市挂职锻炼。辗转四年。这个时期,我任市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精神文明等部门。后来又做常务副书记,主管工作的头绪也就更多了,事务繁杂。为了体察民情,化解矛盾,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拉林河畔的山水、村落我走了数遍。一次公务活动,我把腿摔伤了,可那时的工作热情很高,没有休息,忍着疼痛坚持。22天以后,我回到哈市,由于腿还是疼痛,便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骨科检查,医生看着片子说,髌骨被摔裂6条缝,属粉碎性骨折。哈!我还全然不知。我没有遵从医嘱住院养伤,又投入了工作。我这段时间少看了不少电影。可一回到哈市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补上。哈市的电影市场,真可谓斑驳陆离,“现实主义深化派、象征写意派、文化寻根派、荒诞魔幻派”等风格流派的影片林林种种。我是哈尔滨电影院、亚细亚电影院的常客。不过,这时的我已经用不着为看电影玩恶作剧了。我有哈市影评学会的“看片证”,可以堂堂正